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明 鮑南張 公著

蔡儲邵熊張列傳

蔡清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晉江之
山鳴如玉替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
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
從之游他日為其母寫容母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
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中惘清聞言大哭

促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
為吏部稽勲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目上嘗見二劄
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
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措境內之憂靜疆場
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
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
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
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

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
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
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恒
賙卹之死而殯塋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嘗衣食之
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之一介不取士當
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
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蒲臬司官皆先朝
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

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着朝服賀請曰臣
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敔而入宸濠大怒一日
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乃詩清對臣平生
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近故潤之其後奏復護衛得
請清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誹謗詔旨之罪
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
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掎
人心不數月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

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
今一以禮斷折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
忿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
虛而入亦以虛為應曰以虛名齋嘗為密箴不以示
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斲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負
慚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
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十四字其要訣也所著有四書
蒙引易象引諸書萬曆中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

朝賜謚曰文莊

儲巖秦州人曾祖仲文有陰德巖幼穎異善屬文年二十餘尚未有家母病刺股求活既卒父欲為娶巖頓足呼天足指俱碎家病無資極力營塋每旦伏哭塚上夜歸苦讀成化十九年舉應天選首連舉首會試廷試復中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尚書戶是欲選為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弘治初疏言臣守陪京簡務竊祿無所仰贊通聞陛下

軫念先朝之臣若林俊強珍賀欽等皆起改官資布
列清要遠邇傳說莫不欣忭臣聞輿論尚有教人意
者大臣薦引偶爾未盡敢列名以請臣竊見前中書
舍人今普安州、判丁磯潛心理學刻意躬行劾法
古人恥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學
博行端請晚政務當李孜省用事之日吉亦鄉人歎
不與通且陳數其惡前進士今臨西縣、承教毓元
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

純議論惇篤負氣鯁直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
得上天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尤恐不足乃棄
之嶺海蠻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隣臣竊痛之臣
久見前進士今咸寧縣丞李文祥當陛下御極
之初正文祥釋褐之始乃能倡裏敢言補益新政而
當時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陰行挫抑天下之人
盡知非陛下本意邇者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
博聞讜論臣謂五人者既直言殉國於前肯變節辱

身於後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伏
乞取真風紀論思之地言論平采必有可觀耿裕在
南京時知嶧而重之及轉吏部尚書奏改為其考功
屬一時士人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也嶧罷一官
下考得實裕欲改之嶧堅不從且曰如公所執何異
王介甫時裕與二亞卿在坐大慙良久曰我故知渠
非我莫容後為尚書者李裕亦欲有所改考嶧注貫
曰嫌涉堂卿鄉人亦遂不改久之擢大僕少卿丁繼

母憂起補舊職尋陞本寺卿 孝宗末數召對諸大
臣巔上䟽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宣召朕
眩今歲舉行大教通又親御午門謙審大獄盛德至
治行特焜耀無極非臣之愚所能殫息臣聞堯舜之
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
之存不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古者左右立史言動
有記職此繇也臣備員班行每覩 陛下宣召二三
大臣多帷幄之言造膝之語近侍不得聽聞史官何

從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網羅故失摭據遺佚
尚欲追往述昔以成不刊至如儒學里塾門生弟子
更相問難猶有日錄年譜備厥遺忘豈如今日夜裏
睿想之所形聖謨神諦之所灼明並日月炳若丹青
顯然可書足以傳信 陛下勵精圖治益大有為將
來延訪日廣此事日新無所纂記以貽來茲則歲月
綿遠耆舊凋喪遺失莫存傳聞或異事跡無以究其
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非闕典歟臣愚以古人有

金匱石室之藏。洪武初年亦有起居注之設。乞勅在
廷臣僚。曾蒙召問者。具錄一特諭對之詞。宣付史館。
有知事干機密。不宜宣露。進御既畢。仍行封識。委謹
密之臣。庀之深嚴之地。此貽謀垂憲之基也。正德二
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踰年。擢戶部右侍
郎。尋轉左。嶮消癰骨。立操履不渝。劉瑾亦重之。居一
年。以疾乞休。其冬仍起左侍郎。不就。居一年。復起。舊
職尋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卒於官。嶮好賢。惜才。所交

皆正人君子不善人不得一至其門與學士大夫語
必及政事文章與家人語居常引賢孝貞烈故事否
則端坐竟日而已為文簡古冲澹有晉唐之致平生
鬚髮小甲不取素遺從以殉殮其謹身慎行可類推
也初顧璘舉進士邵賈語之曰子持身當以儲公為
法自是璘尊事璘無子臨卒時父八十在堂召璘
與王常屬以後事舉筆作回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
泣數行下嘉靖初賜諡文懿

邵賓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為
治作新廟學正類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曹操廟
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
所封祀裴度於鄆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骨倡妖
杖巫取龍骨跂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克足文風蔚
然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
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采
諸陞江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臨之李東陽
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
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
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亡服闋請
致仕不允年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
務叢委條貫整飭為人樂易讓虛不見喜怒人悅而
歸如川赴海嘗謂頗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當世
以為名語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

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為贈之以為文章
好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蓋欲
近於古人以幾於口、無擇言、必有中者實同邑
舉人浦瑾亦為學問實取舊作印可之先誦一過誦
而學心則錄示瑾曰可則再誦曰下可不誦也有誦
而未樂亦弗以錄而瑾為之序曰謹重精純蓋得諸
宋雄渾森嚴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
蓋得諸先秦實視學江西山與水舫紉繹經史欣然

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
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也撰吳是舉以上之朝
卒也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熊繡其先豐城人占籍道州登成化二年進士除行
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不受一切餽遺除監
察御史侍大體不苛細出按陝西有布政使瑞賊跡
顯著素官夜遁繡追瑞急瑞誣奏繡他事逮京亡驗
瑞坐落職瑞所親當路力主請繡知清豐陝民詣闕

許寃者數百人繡為清豐盡心民瘼時、單騎巡行
鄉社均徭平賦予死存貧縣人皆肖形家祀居數年
陝大侵鳳翔缺知府起繡為之清豐民遮留痛哭如
失父母繡抵鳳翔會天旱行禱岐山之下應期雨至
弘治初轉山東左叅政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丁內艱起復陞兵部右侍郎已轉左繡副方清介與
人寡合劉大夏甚器重之時 孝宗勵精圖治繡與
大夏戴珊數被召見繡奉命清騰驥四衛勇士得其

虛冒者數萬人推貴皆銜之未幾孝宗上賓尚書
馬文升舉繡為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繡快、有後言
然其清節不改也日用廉給數計而已他諸供應一
無所取劉瑾使人跡繡其人曰瑾曰然兩廣廉給外
毫無可指柰何正德二年召還南京掌院尋令致仕
而瑾怒不已乃以延綏布豆溫爛坐巡撫特事罰米
五百石責其親翰白是屏居山中斷絕吉問生事蕭
條俯仰益困尋卒于繼天巡撫秦全為請於朝贈

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
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父能友居貴能貧居華
能儉剔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
時譽不徇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
都御史戴珊張軫革卒其門生屬火咸請易名主事
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衽清賢不吝
恩澤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宸衷軫之
詔給繡繼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

張吉餘千人成化辛丑進士除工部主事時左道李
汝省僧繼曉以邪術見寵乙巳元旦星隕有赦詔求
直言吉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勅
二人之罪疏入貶景東通判時追逮甚急故宿無敢
送者所攜殘書數卷贏僕一人而已景東西南極邊
土官陶氏世緡郡蒙其民極鄙戾吉至下令率先以
孝弟忠信禮義庶耻民以訟至庭諄々曉諭使歸相
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懲創約無再犯陶氏始見

吉空囊且無室家謀為置妾不聽以銀器為饋一無
所受已而遣子榮來學榮聞教即能善事其父遇母
忌日或強以酒食即走避夷民繇是信服漸知中州
之化地僻之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慎獨
窮理改過求仁作為四箴真座右 孝廟御極轉榮
慶同知肇慶當蒼梧下流頻年苦澇吉相其地曰是
可以隄同列不以為然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
令而集隄亘三縣當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

其至嘗夜雨不止憂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
三載而後成復為竇以執衡決之勢民至今以姓
竇以號之隄辛亥都御史秦紘為總兵柳公所誣逮
赴詔獄吉為疏曲直秦卒得白癸丑轉梧州知府梧
州乃西廣開府鎮巡建節之地諸司受約束至者輪
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民多四徙不
樂土著吉至凡百節損先是推鹽之利盡歸於守吉
出以佐費復以其餘修壇壝學宮凡不均之徭皆蠲

正之於是民之徙者皆相率而歸暇日詔課諸生尤
嚴丁祭廟樂崩壞常延樂師呂應禎聚諸生習之將
事卜牲瑣至菹葑皆一一偏視觀者竦然庚申轉廣
西按察司副使脩兵府江中教令嚴武備其教士以
射則懸金為的中輒與之人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
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叢翳乃扼要害縱斧斤
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募解藥
置扶牌重賞問謀以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

相為犄角而東賊慄慄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斬獲甚衆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正德改元斬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己巳轉廣東左布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召馳驛還京將大用為逆瑾所阻年六十八卒

石匱書曰世間肉汁易凍而堅不如冰無其潔也瑩不如冰無其明也剝不如冰無其剝也而冰之為體不受纖垢雖塵埃滿盎而冰之所結止一水晶映而

塵垢皆無所着則其勁氣之肅也介夫諸君子廉潔
如水而又復光明磊落人莫能干謂非先輩典型也
哉詩云昔吾有先正其人明且清若五君子者其可
以不愧斯語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五

明 鈕南張 公著

楊銳仇鉞列傳 附劉璽

楊銳其先徐之蕭縣人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
父璜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
稱凋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於淮浦歲計費有
贏御史中丞安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
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蔽運無後期凡

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
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
盡獲江賊於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稅曰江賊奚
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
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
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
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
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十一

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
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
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
為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勦逆
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
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銳引方中其首其子繼登
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高勦逆賊
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滿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

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死銳語鵬曰汝死
已後尚覩顏為悖言乎吾亦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
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為散接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
闌楯外持鉤距大呼銳發天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
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
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蔽甚急銳列方布覆紙
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
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

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
銃實石衣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
卒從間道出燒棧詭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洩力
憊直軀睡去稅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軀殺即斬
首絕其纜放之江中人遺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寨
火礮城上應之衆勝捕殺敵震數里是夜寂濠浩嘆
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 武帝下璽書褒之曰十
八晝夜勞苦可嘉人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

寔授都指揮僉事克恭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稅
疏舉鄖岳胡世寧當大同益岳嘗為布政世寧嘗為
副使以拒濠諱者濠既平六十年司馬論功進銳為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歷子評羽林千戶人疏辭舉
御史揚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嘉靖
元年僉書府事掌神威軍營未幾以三閩弗靖移守
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掌立威營五
年以少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

銳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
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
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
以疾卒銳自立官足不及推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
諸子鬻衣為塋

仇誠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指揮使克寧復游
擊將軍駢勇敢戰止德五年真璠反誠陷賊中京師
訛言誠從賊興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為之

外應李東陽曰賊必不從賊勦以賊期遂疑勦不用
則諸與賊逆者皆懼不復歸止矣白於上用勦為
恭將以錢為副總兵討賊命下總數日勦疏上言臣
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
賊肉謝朝廷錢亦稱病卧陰約游兵壯士候保勦揚
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俄蒼頭書童浚河
潛入見錢言諸兵已至河上刈營錢啖人語賊何錦
耳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邊東岸兵勿使渡河錦

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賊入稱病亟昂來問病賊備
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猛殺昂斬首賊趨
披甲伏劔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皆至遂奪城
門擒真鍤克總兵寧夏封威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
仍總兵方真鍤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一清將兵出
討一清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鈺在彼非文當有
捷報蓋鈺自列校張一清識拔以起者其全受知於
大賢如此七年克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

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思子薦嗣侯以罪誅

劉璽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為提學御史陳琳
所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
遷撥船廠把總璽以清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
宇薦陞南京旗手衛運糧把總遼河凍舟阻糧愆於
期璽以兩葛衣夫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於
罰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脇漕總領俵
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璽乃預置一棺

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招權奸狠幹言若能死犯吾舟
吾殺汝即自殺卧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
能內若貨以用吾軍其人思而退然終亦不能害爾
諛者迄今作氣臺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溫處到任即
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閱月總督漕運中丞陶
琰奏漕運重務必得置乃可拯江西之弊陞江西都
司把總運糧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元者越歲不
克完匱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

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應期知
璽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璽乃請依期給糧以
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
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
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璽而崑崙
無溼顏聳肩敝服類寒士、林有青菜劉及劉寤之
號常道者亦以聞之朝廷王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
見即重之奏取副奉命未下而守仁卒遂奉勅充奉

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即有議查船糧以免凍阻等
疏皆議行言官入累論薦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
兵官提督漕運置奏增餘丁月糧以免稽遲凡三十
餘疏上識其名喜曰是前寤鬼耶亟可其奏復患
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具疏乞休
不允再疏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
都督府事赴任歲餘再被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置
疏請利弊興罷殆盡侯郭勛有寵請置為市南物付

運舟分載入都以固利璽不應以疾請告回鄉行李
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璽而已寢疾矣璽平
生志怠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進級賜玉帶大司馬
張瓚毛伯溫先後欲為璽請璽皆力辭少事父疾極
盡勞瘁遭喪哀毀立嘔血第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
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璽問學該洽外嚴
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
妾雜燕居衣冠端坐卒無情容

石匱書曰將帥之臣僅以勇氣聞而使胸中毫無本
領雖斬將奪旗亦倖成者耳揚銳之孤城禦濠視其
斥濤鵬數語可做張巡城上之對仇弒身陷寘播揚
一清逆知錢在不足憂是皆所謂本領也其克敵擒
王直意中事耳何足異哉劉置著績漕運與揚銳齊
名其寘棺抉亦不懼權貴其一往之氣不與二將軍
比烈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六

明 劍南張岱著

南巡死諫諸臣列傳

舜禹不巡方乎則南巡何以諫也 武宗不嘗北狩乎則南巡又何以諫也故諫南巡者不敢明言南巡之所以決不可出即 武宗之受南巡之諫者亦不解何以南巡之決不當出天下見諫南巡而死者比亦不識諫南巡者之何以必置於死何以必置於

死而起而諫南巡者又比、皆是及至數年之後有宸濠之變始知內應宸濠者則錢寧江彬也主南巡之行者亦錢寧江彬也主南巡之不得而置諫南巡於死地者亦錢寧江彬也此時車駕一出而宸濠之謀變起倉卒則是胡越起較下而羌夷接軫矣當此時也亦豈、予殆哉舒芬黃鞏輩見皆及此又不敢明言滿腹鬼胎而又結舌箱口不敢即出但以逆耳之言赤手撻鱗則諸君子啞婦耕牛之苦更向誰言

之邪語曰智者銷禍於未萌勇者決幾於未發諸君
予雖身死杖下乎其老謀遠識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周主父之婢為其主母進毒酒於主父心計進則殺
主言則殺母曰陽僵覆酒主父怒笞之抵死不言其
妻為之傾毒然則其抵死不言者寧直為主母計哉
此善為其主也

舒芬梓溪人正德進對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

武宗微行邊徵芬夏之戊寅孝貞皇后崩詔往視山

陵革一應擺路軍馬恭虔其且至宣府遂上隆聖孝
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
儼然範、在疚如成王克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
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輟身而不嚴侍衛者既而
人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於車服而下同庶人
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
疏之中三致意焉人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
祖宗之制主必於午門昨孝貞太后之主以從 陛

下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
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
門則讀書亦必以春秋公堯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
則孝貞下得正終之疑不解矣 陛下宜明詔中外

以示改過二疏反覆數千言諷諭切至會江西洪水
決圩漂舍遂之此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
老疾恐填溝壑疏上不允已卯春車駕駕議以三月十
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

復泝江漢登太嶽且過中土繁麋是時宸濠包藏禍
心結死黨錢寧陸完輩為內應人情洶々芬乃慷慨
首義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
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
為一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
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
革除年間事為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
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特先以智術倖高

位利於主上遠出則已得以久其位或濠之謀倖
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為惡語以沮抑諫者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刃為劊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此
沮芬不聽復以此沮諸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夏
良勝儀制萬潮太常陳九川至寓舍刑牲以誓曰今
日之事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
鞏陸震等刑部陸偉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
整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芬為陸完阻則夏萬

之疏且緩忠諫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二十日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
辰而入終雨而退芬麻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命舒
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
呼高皇帝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于雨
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
斃卧院中掌院者惧禍至使人標出之芬屹不為動
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又命為首者調外任遂請福

達市舶副提舉汾聞誦即裹創就道或勸休痊曰死
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為野祭
既至閔布德宣威遠喪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
衆庚辰閏八月丁父艱歸哀毀骨立時鄉多寇有請
避居者曰寒士何憂堅立不動辛巳夏 世宗即位
諸降謫者皆詔起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進階儒
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
節恭乞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 陛下主宗社大

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於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歡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之終養疏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欲尊興獻王為皇帝皇考命下群臣議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頓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廟皇帝震怒狀如前幾死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

面太安人卒於京師官舍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
三月而堇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月周禮定本入
嘗修三禮書未成而卒臨終沐浴告廟出廳事自整
衣冠端坐不動長子泣問疾不荅問家事不荅跪請
所欲言乃燈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
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年重加校定幸成全經
知我罪我、不較知第未及進御為歎爾、其母忘
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皇帝有精醇端介陳仁義

格君心之褒揚一清稱為忠孝狀元至濟之伊洛之
賢凡海內士聞芬之風者皆曰今之羅一峰而理學
過之其見重於公評如此

黃鞏蒲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初授德安府推官陞
刑部主事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
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沮
鞏行鞏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
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宸濠之蓄逆謀蕭敬朱寧依銳在司禮
錦衣東廠與濠交通江彬入握勁兵在上左右公
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鞏曰上也
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吾不可舍
彬為夫語恐上不悟馱疏六事其畧曰陛下臨
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
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
權臣而不知有陛下每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不... 卷之三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
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為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
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
慎乎故惟聖人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
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論思勸
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
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
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

往匿不以聞其或事聞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
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可以達雖
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伏望 陛
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
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
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
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

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恠事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

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

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為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同游於佚罔淫於

樂周公告成王毋淫於觀於佚於遊於田 陛下始

時游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為不可既
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
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
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訕萬世陛
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
爭先繫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
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
猶恐不夫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

為流亡也奸雄窺伺侍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
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
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
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
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
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
宣府竹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卒

以歸軍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實既往之謬舉
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曰去小人嘗聞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最其威權至于
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
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未已則江彬之為也彬
本行伍庸流元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
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
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

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
罵皆欲食彬之內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
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
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
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一搖
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
何以安恭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皇未耀祖宗社稷
之託懸一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之

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䟽通竹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視如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水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寔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鞏䟽即碎已䟽，草曰頭

同署名進疏入二人自分必死彬見疏大恨必欲殺
二人縛下詔獄鉗校于是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
月除名鞫體最羸衆咸痛鞫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
當是時海內盛傳鞫鞫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
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
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鞫
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十四年惟立身行道斯
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

陸震蘭谿人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
砥礪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尋陞兵部武庫司
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權伺釁車駕多巡
幸震抗疏獲譴以大臣申救得免己卯春彬復誘

上南巡命下中外洵震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
能言吾何以祿為遂與同官黃筆疏陳六事請斬江
彬以謝天下彬恨之禡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拮
跪於庭五日三訊三杖既死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

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初震在獄時瘡病方劇懷
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等句又與黃筆講易九
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世宗既位詔贈太常寺少卿
遣使諭祭蔭其子體仁為通政司知事有司為立東
祠祀之名曰褒忠門人私謚為忠定先生

張欽通州人正德中為御史巡按畿內江彬初誘

上為宣府之行十年秋 上欲出居庸闕欽兩疏諫
止居數日 上復欲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

關甚亟欽令分守官指揮重閉閤門納鎖鑰分守太
監嵩欲往昌平謁駕欽攔止之曰車駕出閤是我與
君今日斫頭事不放過遠上命頭當斫放過者天
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英廟土木間我與君頭亦
斫寧坐不放駕者頭斫香頃之上使召重對御
史在某不敢擅離轉召嵩謂欽曰我主上家奴
也敢不去欽亦止嵩不行曰負御史勅印持办生閤
門下曰孰開門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

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是臣會議於其行也百官
扈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盡寂
不聞此必有假 陛下名出邊甸虜欲壞國家事者
陛下宜將其人明止典刑若寔是 大駕即當有兩
宮用寶勅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使
者復來欽謬叱曰此必詐也使者見門閉還言闕御
史欲殺臣 上大怒曰我自來尚爾顧朱寧捉御史
即殺之其明日梁儲蔣冕等追 上於沙河諫止欽

疏亦聞車駕竟繇東御馬房從南海子返又二十餘
日欽巡關白羊口上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
民舍復入關宿一夕問御史安在者再欽追返不及
再上疏則上已去令禁關其一時名震天下都人
盛傳其奏章曰張御史閤閉三疏明年上從宣府
還止居庸閒飲八達嶺笑曰去年御史攔我今已
歸來欽後擢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郎所至皆有政
績欽事父母有所不悅長跪至解嘗曰君親一也事

之皆不可欺所至承上接下一以誠心為主欽復復
姓李死而其子孫貧甚

何遵南京欽天監人正德甲戌進士當試臺諫獨引
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授工部營繕主事
時江彬用事遵上游幸遍祀名山將入江南而寧
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為內應比南巡詔下彬惧
中沮乃危言撼衆即中黃鞏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
曹稍：踵之 武宗震怒彬揚言鞏旦夕且死以脅

象遵入疏力言濞祀無補貶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
潛為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濞也彬畏事泄
匿不以聞遵慮象為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上疏乞
罷巡幸勿為奸邪壘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母使後世
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乃下之於獄命荷校
暴于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者復視
賄為重輕故杖視他人為甚遵體素羸又憤所言不
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六

南元陳諸臣列傳何安

十五

鳳嬉堂

當草疏時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
邪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兒子
勿令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全編修
陳沂後事語不少亂是時子世守方數歲遵年三十
四爾既卒南心議亦竟寢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
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合聞工部有以言
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劉校邨城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迎其父就

養至定州卒校聞跣奔抱屍慟絕已而少蘇視面目
有塵垢跪以舌舐而拭之服闋復任歷刑部郎中南
巡詔下廷臣諫止特刑曹疏屬校草校于元妾年十
一從旁竊視校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比廷跪問事
或憂巨測校高誦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聞者屬目臨杖就死仰天大呼曰余無餘恨惟
不見老母耳少頃顧元妾曰善繼我志善事爾祖母
外無他語時元妾居傍哀泣校張目叱曰爾縱不解

書讀事君能致其身也解否語訖而絕嘉靖改元追
贈尚寶司卿

劉概安陸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諫沮南巡卒於
杖下嘉靖初贈監察御史

林黼長樂人少雅愛靜修嘗閉處一室端默誦習飲
食不閱其家人者三年故其學精通經傳子史旁及
訓詁韻切諸書性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三年跣
步未嘗遠几筵事其兄甚謹中正德丁丑進士明

年授大理評事又明年南巡詔下先日迂臣諫者已
詔迂跪矣黼踰入詔迂杖倍於先諫者黼體素羸竟
以不勝卒時寓公署旁與一奴俱奴且疾既杖昇歸
以公署不宜墳於同鄉刑部主事鄭與聚舍與聚
時亦被杖為力疾治喪事哀之者曰忠臣義友

余廷讚鄱陽人以進士授行人副武宗南巡廷讚
義不顧身條二十事皆人所不敢言者遂死於杖

詹軾玉山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時南巡事起偕

同官余是讚等抗疏極諫廷杖死

孟陽澤州人以進士授行人 武宗南巡陽率同官

十九人抗疏極諫歷數權奸欺君誤國之罪 武宗

震怒命杖之午門權奸監之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

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日卒於京郊年三十有四卒

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

言及家事 世宗嗣位詔贈監察御史陽父春為都

御史以忤中貴張永罷歸闕陽死諫哭以詩云伏前

漬奏已無生萬一丹衷感聖明主意不回竟不死應
知入臺諫南征人爭傳之

李紹賢巢縣人以進士授行人齋孝貞純皇后遺詔
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水次倉守以群閹勢熾熏炙
率吏視州衛職官解席班首紹賢召左右從容令去
其席不得與職官同禮闕亦帖然去聞南巡即抗疏
入諫以通政司壅之數日不下待罪旅次時縉紳既
逮繫見中貴不無遜下意賢直奴視之略無忌憚入

數日下獄明日跪午門杖四十脛極慘毒昇至慶奇
僧房遂絕

詹寅泉州人生而穎異讀書務探大義嘗私識於書
舍曰讀聖賢書須繪出忠肝義胆友今古士要煉就
鐵骨劉腸識者已知其立身矣久之成進士授行人
會南巡詔下䟽諫者盡褫其衣冠梏械手足下於獄
命杖於獄中越五日又杖之闕下時死者七人而寅
其一焉血由淋漓棺食不給見聞者靡不哽咽長安

同志共聘助歸葬嘉靖初贈監察御史賜祭

張英官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
升持諫跣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
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其囊土何為曰恐汙帝廷
澆土掩血耳頃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
揮官其弟雄都指揮

石匱書曰舒梓溪之文章節義我明之文文山也黃
莆田之慷慨激烈其陸宣公之奏疏矣特以武廟

鹿麕豪不之省耳如以莆田之忠鯁上遇世宗之聰
察則黃鞏其海瑞矣裂牘抵地自斫不免乃竟得苟
全杖下不其幸乎雖然干將之劍斷與不斷其鋒皆
不可犯何必死亦何必不死也舒黃二老其與何陸
諸君生死雖殊鋒銜未嘗有異也